

巍巍天山

潇然 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巍巍天山

潇然 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巍巍天山 / 潇然著. — 北京 :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043-7273-4

I. ①巍… II. ①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6265号

巍巍天山

潇然 著

责任编辑 刘跃钊

封面设计 雷志杰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亿成盛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7273-4

定 价 28.9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曾经和我一起在新疆
战斗和生活过的战友们！

——萧然



巍巍天山啊高又高，
山上的石头硬又坚；
战士的理想比山高，
战士的意志比石坚。
天山积雪啊皑皑白，
山间的小溪涓涓流；
战士的心灵比雪白，
战士的情感似水绵。
天山雪莲啊耐风寒，
山上的松柏耸云端；
战士的耐力赛雪莲，
战士的豪情能冲天！

目 录

1. 当兵惹风波	1
2. 无悔的选择	10
3. 故乡再见	21
4. 在西去的列车上	28
5. 初到新兵连	39
6. 难选的女兵班长	54
7. 丑媳妇难见公婆	69
8. 我就是要到野战部队	79
9. 新兵连训练	88
10. 新兵连里的女兵们	101
11. 新兵连分配	115
12. 初到老连队	126
13. 吹了的对象	140
14. 滚下山的石头	148

15. 误岗的哨兵·····	159
16. 痴情的干妹·····	170
17. 春节的礼炮·····	179
18. 学习汽车驾驶·····	189
19. 大雪遇难·····	201
20. 报考军校·····	209
21. 痴情的姑娘·····	220
22. 部队院校·····	230
23. 难忘的假期·····	239
24. 母亲的反对·····	254
25. 痛苦的选择·····	261

1. 当兵惹风波

一九七六年末，一场大雪纷纷扬扬降落在华北平原上，洁白的雪花如同无数只蝴蝶一样在空中飞舞，整个天空飘飘洒洒，迷迷茫茫；慢慢地雪花顺着风势纷纷落下，刚刚落地，有的被狂风卷走，有的被大地融化吸收，瞬间便不见了踪影。但是，它们凭着前仆后继的顽强精神，一片接着一片，连续不断地降落到这个未知的、充满风险的世界里，用自己渺小的、微不足道的躯体慢慢与这个世界抗争，最后，它们终于征服了这个世界！你再看，整个田野、村庄、道路、河流……都被皑皑白雪所包裹，整个大地变成了银色的世界。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就在渤海镇李家庄的村民们正陶醉在雪的美景，企盼明年有个好收成的时候，村里却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村西北街李吉祥家的大小子李志伟要当兵去了！一时间，这消息就像漫天飞舞的雪花一样，飘荡在李家庄的上空，成了全村人街谈巷议的爆炸性新闻。

首先传出这消息的，当然是李家庄鼎鼎有名的“长舌婆”——李二娘，她的丈夫李连峰在大队当民兵连长，专管村里的征兵工作，谁家的孩子报名当兵，谁家的孩子被县武装部批准，他理所当然是第一个知道，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官不大，

就专管这一片地，可是，风神、雨神都得敬我三分。他的老婆长舌婆靠着“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有些事情她比别人知道都要早些，尤其是他丈夫专管的征兵工作方面的一些事情，她的消息比别人更灵通些，李志伟要去当兵的消息，就是她在昨天晚上吃晚饭时，从丈夫嘴里得到的。

开始时，长舌婆根本就不相信，还差点和丈夫打起来，她急皮白脸地对丈夫说：“你喝多了吧？村里谁当兵我都相信，唯独李志伟当兵我不信！”

丈夫李连峰气得拍着桌子瞪着眼说：“臭娘儿们，你连老子的话都敢不信，你不想想老子是干什么的？老子是专管村里征兵工作的专职干部，往小里说是村民兵连长，往大里说，我就是村武装部的政委！政委，多大的官，你知道不？要是在部队，师长、军长都得听政委的！”

长舌婆见惹恼了丈夫，知道这事十有八九是真的了，于是赶紧给丈夫斟了一盅酒，连忙赔不是说：“嘻嘻，我是有眼不识大政委，请政委息怒喝酒！”

“嘿嘿，你这臭娘儿们，倒挺会献殷勤，告诉你，我这辈子连做梦都想过官瘾——当政委！”丈夫说着拿起酒盅举到嘴边“啞”的一声，一盅酒一饮而尽，然后，夹了一口菜，边嚼边在嘴里嘟囔着说，“我看不如这样，以后在家里你就管我叫政委！”

长舌婆见丈夫高兴，便得意忘形地说：“行，叫啥不是叫，反正屎球都一样，没问题！”

丈夫一听，一口菜噎在嗓子里差点咽不下去，狠狠瞪了长舌婆一眼说：“什么叫‘屎球都一样’？你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长舌婆“嘻嘻”一笑，说：“我不过是实话实说，对你来说的确屎球都一样，难道还用我详细解释吗？”

丈夫噎得直翻白眼，伸了伸脖子勉强把一口菜吞下去，说：“反正你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啥话经过你的嘴出来都得变馊！”

长舌婆又是“嘻嘻”一笑，说：“变馊咋地了，也比你应该从下边走的话，却偏偏从上边口里说出来强得多。”

丈夫李连峰被噎得瞪着眼睛吼道：“臭娘儿们，你是不是没完没了了？”

长舌婆见丈夫真的生气了，忙满脸赔笑凑到丈夫跟前柔声说：“政委请息怒！小女子言语有不周的地方，请政委多多谅解，我给政委斟酒赔不是了！”

李连峰嘿嘿一笑说：“这还差不多，以后你得多拍着政委点！”

长舌婆给丈夫斟满一盅酒，笑嘻嘻地问：“你是政委，我是什么？咱俩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炕，过去就是国军还要有个军衔呢！”

“这娘儿们别的不行，争风吃醋倒有一套，你不和我睡一个炕和谁睡？和别人睡就麻烦了！”李连峰心里骂道，但他转而一想，长舌婆整天忙里忙外也不容易，就给她个顺水人情，封她个一官半职又算什么，于是，开口便说，“你是……”

谁知丈夫刚刚开口，长舌婆却抢口说：“我是政委他‘老娘儿们’，对不？嘻嘻嘻……”

“哈哈哈哈哈，臭娘儿们，真是个土包子，一点文化修养都没有，到了我们政委这个级别，哪还有管媳妇叫老娘儿们的，土，土！哈哈哈哈哈……”丈夫奚落得差点把菜喷出来。

“那应该叫我什么？”长舌婆有些不好意思地问。

“应该叫你什么？说出来吓你一跳——”李连峰说到半截，朝长舌婆努努嘴，示意她斟酒。

长舌婆立刻心领神会，马上献殷勤地给丈夫斟了一盅酒，双手递到丈夫面前“嘻嘻”地笑着说：“吓我两跳也没用，到底叫什么？是屎是尿你倒快屙，别总在肚子里憋着，憋出炎症来，咱还得去医院！”

丈夫噎得两眼翻白，骂道：“臭娘儿们，从你嘴里出来就没有一句好话，但看在我今天当政委高兴的份上，就不和你斤斤计较了，告诉你，应该称你为‘夫人’！”

长舌婆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大声叫道：“妈呀，夫人？我是夫人？过去宋美龄才称夫人，嘻嘻……我成夫人了！”

丈夫一听怒不可遏，把筷子往桌上一摔，生气地说：“喊什么喊？看你当上夫人这轻薄样儿，真是狗肉上不了席面，我非休了你不可！”

长舌婆似乎还没有回到现实中来，可怜巴巴地哀求丈夫说：“政委，千万别休我，千万别休我！夫人给你斟酒了。”长舌婆说着又给丈夫斟了一盅酒。

一向受不了女人嗲声嗲气样的丈夫骂道：“臭娘们！别装他妈的蒜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长舌婆被丈夫这么一骂，如梦方醒，方回到现实，她忽然想起这件事的起因是李志伟要去当兵，就再也吃不下饭了，只胡乱扒拉了两口，放下筷子，拿起手电筒就往屋外走。

丈夫一见，使劲把酒盅往桌上一墩，瞪眼骂道：“臭娘儿们，你干什么去，赶紧给我回来！李志伟当兵关你屁事？你要是舌头痒痒，就到外屋水缸沿儿上磨磨去！今晚，你哪也不能去，就在家伺候老子！”

丈夫的话，长舌婆一点儿不敢违拗，只得乖乖回到屋里，坐在一旁陪丈夫。

这一夜，长舌婆觉得过得特别漫长，躺下之后，她看了三次表，观了四次天，憋得像一头关在笼子里正在发情的老母猪一样，时刻都想冲出笼子！

终于忍到了黎明，长舌婆看看“呼呼呼”睡得像死猪一样的丈夫，便轻轻穿好衣服，悄悄溜出家门。

她踩着厚厚的积雪，来到了大街上。

街上的积雪平平整整，很少有被人踩过的痕迹，偶尔有一串串小脚印，那是一些小动物留下的。

这时，天已经放晴，东方的天空上挂着闪亮的启明星，月亮孤零零地高悬在西方的天空中，看上去清冷清冷。街道两边的槐树和杨树上都挂满了雪花，因为下雪，饥肠辘辘的喜鹊和麻雀，好像起得比每天都早，在树枝上蹦来蹦去，不时有雪花被它们踢落。

由于天太早，村民们几乎都没有起床，街上很静。长舌婆的粗布纳帮底布鞋踩在厚厚的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不时引来一阵阵“嗷嗷嗷”的狗吠。

“懒蛋！男人们都死光了，怎么还不快起来扫雪，难道还等到太阳晒屁股蛋蛋才肯起来？”长舌婆在街上见不到人，心里气愤地骂道。

“嚓嚓嚓……”终于从东街传来一阵扫雪声，长舌婆喜出望外，心道：“那边还真有活的！”急忙加快脚步，向着东街走去。

走到跟前，长舌婆朦朦胧胧一看，扫雪的是李玉平老汉，论辈分，长舌婆还得叫他四叔。

“哎呦，四叔啊，这么早就起来扫雪呀！”长舌婆尖着嗓子

喊道，因为是清晨，声音显得非常尖脆。

“你……你，这么早，你来干什么？”李玉平刚才正专心致志地扫雪，根本没有发现长舌婆的到来，冷不丁被她吓了一跳。

“我，我也是来扫雪的……”长舌婆被问得猝不及防，慌乱地答道。

“哦，你扫谁家的雪？”李玉平知道长舌婆在撒谎，问道。

“不，我是来锻炼的！”长舌婆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急忙补救，她说，还特意做了个伸胳膊撂腿的锻炼动作。

“噢，锻炼好，锻炼好！”李玉平非常了解长舌婆的脾气，知道她这么早出来，一定是有什么重大新闻要发布，但他故意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继续扫雪，不再理会长舌婆。

长舌婆一看李玉平缄默其口，气得火冒三丈，心中暗暗骂道：“真是死木壳脑袋！就知道扫雪，一点‘国家’大事都不关心！”长舌婆向来把村子里的事叫做国家大事。

长舌婆越急，李玉平越不紧不慢地扫雪。长舌婆见李玉平沉沉稳稳扫雪的样子，再也忍不住了，冲到李玉平跟前说：“四叔，难道咱们村的国家大事你一点也不关心？”

“长舌婆，你终于憋不住露了真相！”李玉平心里笑道，但他仍不露声色地拖着长舌婆的胃口说，“我耳聋眼花，能知道什么大事，再说，咱们这穷乡僻壤，又能出什么大事！”说完又继续扫雪。

长舌婆急了，一下跳到李玉平的扫帚上，大声说：“四叔，听说了吗？李志伟要当兵去了！”

李玉平一听，着实吃了一惊，他虽然从内心里不相信李志伟去当兵，但他知道这话从长舌婆嘴里说出来一定大有来头。但他仍装着不信，故意摇摇头说：“什么样的新闻我都相信，唯

独这李志伟当兵，我绝对不信！一定是你搞错了！”说完从长舌婆脚下抽出扫帚，又继续扫雪。

见李玉平这么木讷，长舌婆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她一把夺过李玉平的扫帚，跺着脚大声说：“四叔，这消息绝对是真的！昨天公社武装部长打来的电话，今天《入伍通知书》就要发到村了，要是有点假，天打五雷轰！”长舌婆发着誓说。

李玉平听长舌婆这么一说，知道这事一定是真的了，但他有些不解，这个李志伟为什么放着那么好的工作不干，偏偏要去当兵呢？于是，就问长舌婆说：“那李志伟为什么要去当兵呢？”

“嘻，还不是这山望着那山高，身在福中不知福吗！”长舌婆扯着嗓子说。

“可惜他那份工作呦！”李玉平无不惋惜地说。

“可不是吗，我听说外公社有一个公社秘书，为了干李志伟那样的工作，连秘书职务都辞了，那可是堂堂的公社秘书啊！可他李志伟算个屁，才上二年高中，就仗着会画两幅破画，写两笔臭字，一毕业就有了这么好的工作，公社书记真是瞎了眼，干嘛把这么好的工作给他干，白白把他培养出来，刚刚干了两年，拍拍屁股就走，像他这种不知好歹的人，一毕业就应该让他去修理地球，整天让他抡大锹挖土、抬大筐，让他满手都磨出血泡，肩膀压得稀烂，衣服粘在上面揭不下来，好让他知道知道干农活的滋味！”长舌婆恶狠狠地奚落说。

“那他父亲李吉祥为什么不阻拦呢？”李玉平不解地问。

“唉，气就气在这里，听说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李志伟是瞒着家里报的名、体的检，他的父亲、母亲还都蒙在鼓里呢，到现在连个影儿都不知道，要是李吉祥知道了，肺不气炸才怪呢！”

“但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啊，这一送通知书，李吉祥还能不知道吗？”李玉平说。

“是啊，只要通知书一到，李吉祥两口子肯定就会知道，那还不炸锅，瞧吧，这回可有好戏看喽！嘻嘻嘻……”长舌婆幸灾乐祸地说。

“唉，这可苦了李吉祥两口子了。”李玉平同情地说。

“四叔，你扫吧，我去那边锻炼锻炼。”长舌婆看到不远处又有人出来扫雪，忙告辞说。

长舌婆就这样，走一路，说一路，还没等吃早饭，就把李志伟要当兵的消息传遍了全村。

在李家庄西北街有一个绿树掩映下的普通农家小院。

院子周围的篱笆边上生长着一棵棵高大挺拔的杨树和枝条茂密的槐树，上面挂满了雪花。大树下面是一片桃园，桃园里生长着一棵桃树，桃树生长得非常粗壮，只是上面的枝条既不茂密，也不修长，显然，桃树已经被主人精心地剪过枝，桃树上面也挂满了雪花。

院子的正面坐落着三间青砖到顶的平房，平房的东南侧坐落着两间红砖厢房，正房和厢房的房檐下都用木板搭成了一个鸽舍，三五成群的鸽子在房顶上飞来飞去，追逐嬉戏，有的鸽子嘴里还不时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厢房的下面放着一口很大的瓷盆，盆内盛满了水，那是主人专门为鸽子准备饮水用的，水面上的冰已被主人凿开，不断有鸽子落到盆沿上“咕噜咕噜”地饮水。

可以想象，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这座农家小院里绿树成荫，桃花盛开，鸟语花香，蝴蝶飞舞，那是一幅多么美丽的景色啊！

今天，大雪过后的院子已被主人精心地打扫过了，院子中间的小道干干净净，露出了铺在小道上平整的砖块，桃树下面的雪已被主人整齐地堆放到了桃树的根部，院门口东边草垛上的雪也被清扫过，露出了一捆捆的稻草和秸秆。

从院子被打扫的干净程度看，这家的主人一定是一个十分勤劳和爱干净的人。

不过，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相比，院门口的积雪却基本上没有怎么打扫，只是用铁锨草草地铲了几下，凌乱地堆放到了东侧的围墙根下，雪堆上还斜插着一把铁锨，旁边扔着一把扫帚，显然，雪还没有打扫完，主人就匆匆地离开了。

其实，这个农家小院就是李志伟的家，他的父亲李吉祥是一个非常勤劳和爱干净的乡村牙医，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不干不净，怎么去用手摸别人的嘴给人家镶牙。一大早，李吉祥就早早起来打扫雪，整整忙活了一个多小时，把院子里的雪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就去打扫院门口的雪，谁知，刚刚铲了几锨，他的三弟便急匆匆地从东街走了过来，见了李吉祥劈头就问：“大哥，听说志伟要去当兵是真的吗？”

李吉祥好像没听清，愣了一下，问：“三弟，你说谁要去当兵？”

三弟重复说：“是志伟，听说他要去当兵了，现在全村都传遍了，怎么，你还不知道呢？”

李吉祥摇摇头说：“志伟要去当兵？不可能吧，他从来没和你嫂子我们说过。”

三弟急了，瞪着眼说：“大哥啊，你和嫂子还都蒙在鼓里呢，我刚才就是从长舌婆嘴里得到的消息，她丈夫是民兵连长，这消息肯定没错！我还听说，志伟是背着你和嫂子报的名、体的检，

今天公社武装部就要把《入伍通知书》发到村里了！”

李吉祥听三弟这么一说，知道此事十有八九是真的了，他顿时气得火冒三丈，吼道：“这个臭小子，放着这么好的工作不干，偏偏要去当兵，祖上的脸都被他丢净了！”

三弟急忙安慰说：“哥，光生气也没用，事到如今，得赶紧想个办法，唉，没想到志伟这小子竟有这么大深的城府！”

李吉祥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去找公社吴书记，我给他镶过牙，和他能说上话，我非把志伟拉下来不可！他想去当兵，门儿都没有！”他说完把铁锹往雪堆上一插，从院子里匆匆推出自行车，风风火火直奔公社去了。

李志伟到底干的什么工作，想去当兵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2. 无悔的选择

其实，李志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社电影放映员，每月拿着三十个工分加十五块钱的补贴，走百家村，吃百家饭，夏天蚊子叮，冬天冻破脚，要是在现在，那算什么工作，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干。但是，那可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甚至连收音机也很少见到，极度缺乏娱乐生活的农民们，天天都在重复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累、单调、乏味的